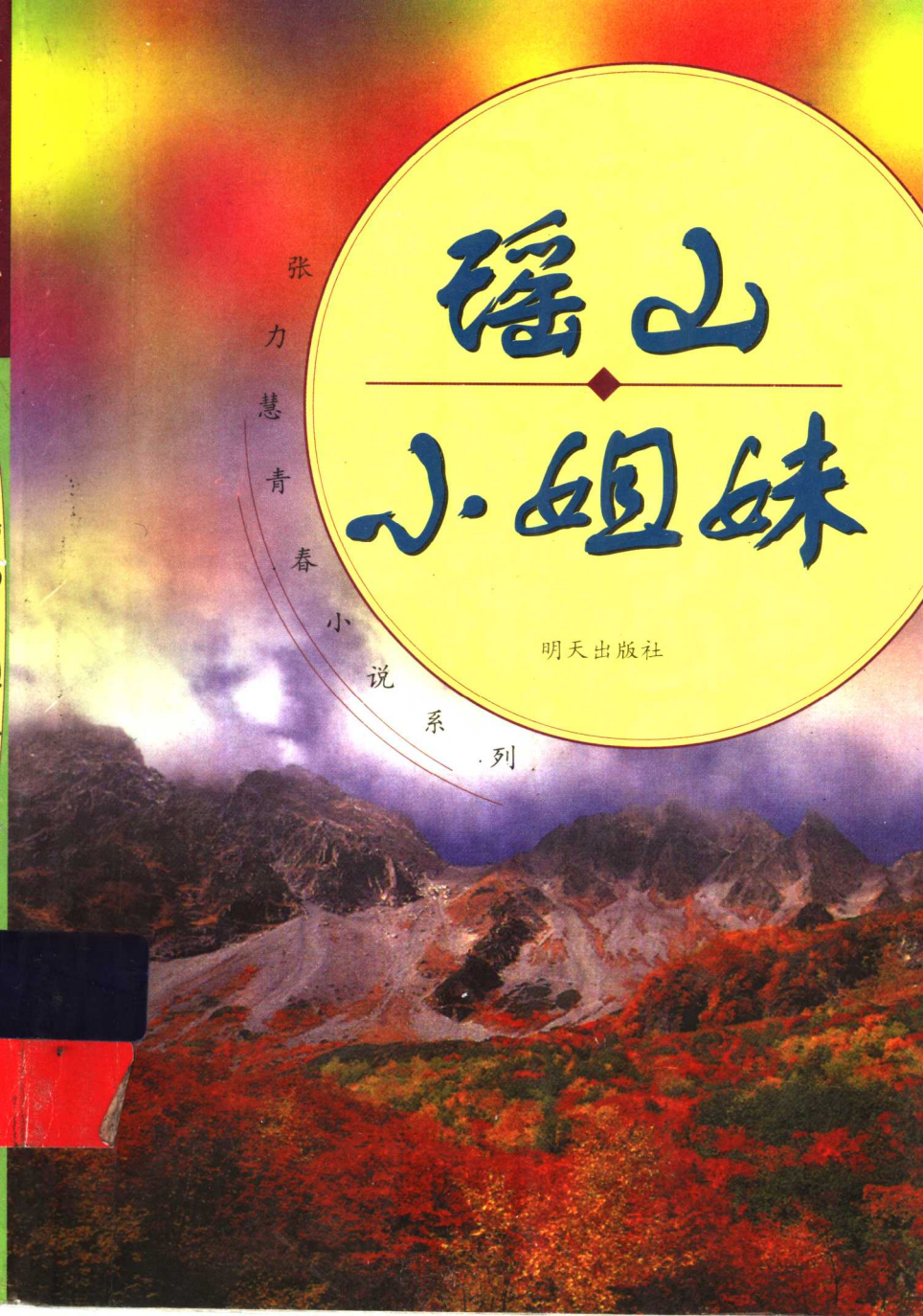


张
力
慧
青
春
小
说

瑶山 小姐妹

明天出版社

系
列



张力慧青春小说系列



明天出版社

瑶山小姐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瑶山小姐妹/张力慧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9. 9

(张力慧青春小说系列)

ISBN 7-5332-3074-4

I. 瑶… II. 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355 号

张力慧青春小说系列

瑶山小姐妹

张力慧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94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 5332 3074 4
I·770 定价:7.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通过叙述四个少数民族失学女童重新回到女童班学习生活的故事,展现了苗家淳朴的民俗风情,高歌了充满朝气和爱心的新时代。

张力慧青春小说系列·瑶山小姐妹

目 录

第 一 章

- | | | |
|---|------------------|-------|
| 1 | 失学女童 | (1) |
| 2 | 龙坡寨办起女童班 | (11) |
| 3 | 潘校长翻山越岭请能人 | (16) |
| 4 | 韦老师劝学 | (19) |
| 5 | 新来的王老师 | (22) |
| 6 | 女童班正式开课 | (24) |

第 二 章

- | | | |
|---|----------------|------|
| 1 | 山顶上的课堂 | (33) |
| 2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38) |

- 3 猕猴桃好吃不好种 (44)
- 4 梅花哭坟 (47)
- 5 韦老师夜卧牛栏边 (53)

第 三 章

- 1 韦老师受骗回家 (60)
- 2 梅花有个小秘密 (67)
- 3 潘校长戒烟买铅笔 (70)
- 4 王老师会趁机逃走吗? (78)

第 四 章

- 1 赶圩卖果去 (87)
- 2 有特色的传统手工课 (100)
- 3 小神像可不可以摆在床头? (108)

第 五 章

- 1 旧幻灯机的妙用 (111)
- 2 玉玲进城 (120)
- 3 桂鲜仗义助春香 (131)
- 4 王老师的花瓶碎了 (137)

第 六 章

- 1 青春期保健课 (140)

- 2 得奖归来 (145)
- 3 迁家到龙坡 (150)
- 4 宝蛋问妈妈：“爸爸亲我，还是亲小姐姐？”
..... (154)
- 5 王老师，对不起！ (161)
- 6 牛腿琴失而复得 (163)

第一章

1 失学女童

龙坡寨是一个瑶家山寨。万年山是位于龙坡寨境内的一座高山。登高揽胜,可见头顶的云海瑰丽多姿,似乎伸手可触;低头望去,层林片片,一侧的飞瀑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秋冬季节,山坡上的野果橙黄。

江水悠悠碧透,倒映着两岸的青山翠竹。竹林树影中偶尔露出几栋特色木楼和穿着民族服饰辛勤劳动的山民们。

瑶族女孩凤玉玲鲜活调皮,皮肤

黑黑的，是一个性格爽朗，手脚勤快的小姑娘，她情绪的各种变化总是明确地显示在脸上。

玉玲用树枝在牛的身上敲打，还哼着自编的小调：“瑶族的女孩啊，自古勤快欢乐多。众人劳动站满坡啊，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盘王歌……”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大船跑、小船到，忙什么，我知道……读书声反反复复，偶尔还有孩子们的笑声夹在中间。

玉玲打算到不远处的龙坡小学看个仔细，于是牵牛疾步离开了河边。

龙坡小学是龙坡寨境内唯一的一所乡办小学，一块写有“龙坡小学”字样的旧木牌无精打采地悬挂在门口的树上。

玉玲想摸一下木牌，可惜她个子太矮，抬起脚来也摸不着。后来灵机一动，麻利地跃身跳上牛背，这样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了。见木牌上有灰尘，她抡起衣袖毫无顾忌地抹了一番。

穿过一片长满杂草的空地，就能看到前面的教室了。

小学生们坐在陈旧的教室内认真地写生字。他们是一些典型的乡村孩子，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眼睛明亮，神情朴实，看上去十分可爱。

玉玲双手攀着窗棱，歪头朝教室内观看，见到同龄的小伙伴个个专心读书，不由得羡慕地抿起嘴巴。

靠窗坐的小女生把手中的课本端得很平。

玉玲调皮地把手伸进窗内揪了揪她的小辫，羡慕道：“坐在里面读书，真是美得你呀！”

小女生趁老师不注意，小声说：“你也来吧，来上学可好啦。”

“用你说？能来我还不来呀？”玉玲扫兴地皱皱鼻子，伸长了脖子吃力地看着小女生手中的课本。牛跑了，她却浑然不觉。

牛的肚子饿了，它不管那么多，随便进入离学校不远处的一块庄稼里，又踏又啃，这下可替玉玲惹下祸了。

庄稼地的主人又心疼又着急，好好的庄稼苗，让牛全给糟蹋了。他把玉玲叔拽到现场，跺着脚怪道：“看看，这是你家玉玲看的好牛！估估吧，糟蹋多少赔多少！”

“急什么？赔就赔！惹事的畜牲！回去打断你的贱骨头！”玉玲叔把一肚子的气全撒在牛身上，反过来一想，不对，它是个畜牲，懂什么？该打的是放牛的。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见了。他气恼地放声喊：“玉玲！玉玲！”

“不好了！”玉玲听到叫声，忽然想起什么，忙从教室外的石台上跳下来，回头一看，啊？牛不见了！

“玉玲！你死到哪儿去了！”叔叔气急败坏地大喊。

“叔叔，我在这儿。我来了。”玉玲急忙应着，撒腿跑向山路。

还没等她凑到近前，叔叔就抡着树枝追打过来。他厉声

叱责：“滚！别回来！万年山大得几天几夜走不完，你爱滚哪儿去滚哪儿去！”

“叔叔，别打了。”玉玲苦着脸躲闪。

“连头牛都看不住，养你当画看哪？”叔叔不停手，继续抽打。

“我去龙坡小学看人家上课了。”她连忙解释。

“上课有什么好看！”叔叔停手喘着粗气。

“好看！我也想上学！”玉玲抽着鼻子郑重要求，瞪大了一双渴求的眼睛。

“哼！真是枕着馒头睡大觉，想好事儿！你能和人家比？快打猪草去！”叔叔把簋子硬塞过去。

玉玲的心中充满怨恨。她把簋子扔到地上，赌气地踢了一脚，最终还是无奈地重新捡起来，熟练地背在肩上。唉！真不知道这种放牛打草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

路过山坡的耕田，玉玲看见要好的小伙伴桂鲜正和爷爷在田地里劳作。

代爷爷是寨中的长者，留一棕白胡须，背有些驼，弯下的腰身看上去很吃力。他的脸上透着一种内在的坚韧和宽厚，因此受到寨人的尊重。

代桂鲜和玉玲一样，也是个十二三岁的瑶族女孩。她着一身手工制作的民族服饰，腰带上绣着彩色的花纹，头戴传统的民族头饰和耳环，早熟的脸上显出沉稳内向、少言寡语的性格。

“代爷爷。”玉玲上前叫。

“是玉玲啊。”代爷爷直起腰来喘了口气，脱掉了外面的罩衣，点着了一袋烟，伸出手来捶打酸疼的后腰。

桂鲜抚了一把头上的汗，放下小铲，走近田埂。

“剩下的田里活我来干，你和玉玲结伴，去割些草，回去把猪喂了。”代爷爷又拿镰刀。

“走吧，桂鲜姐，我知道哪儿猪草多。”玉玲抓住她的手，两人一起朝山坡走去。

桂鲜偶尔发现玉玲裸露的手背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痕，她用手轻抚了一下，抬头问道：“这是怎么了？”

玉玲故意轻松地甩手，嘻笑道：“一点都不疼，像猫抓痒一样。”

“你叔叔打的？”桂鲜冷声发问。

她连忙撒谎道：“是树杈刮破的。”

桂鲜不相信，反问：“真的吗？”

玉玲苦着脸道：“不要问了……走啊，打草去！”

桂鲜甩开她的手不走，她肯定道：“是你叔叔打的。”

这次玉玲默然地嘟着嘴巴，无聊地用树条敲打着地上的杂物。她忽然想起来，连忙上前要求说：“桂鲜姐，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桂鲜不解地反问。

玉玲坐在石台上顾虑道：“虽然我叔叔的脾气不好，但不管怎么说，是他收养了我。我不想让寨里的人都瞧不起他

.....”

桂鲜问：“知道你妈妈改嫁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玉玲冲动地立起身，甩着树条愤然道，“知道又怎么样？她改嫁到哪儿我都不管，也管不着。”说着，气鼓鼓地背起竹篓径直走去。

桂鲜追上她：“玉玲……”

“哼！”玉玲轻蔑地撇嘴，又摇头，“算了！不说她！”

单梅花是一个温顺乖巧的侗家女孩。她肤色白净，五官小巧，发髻置于头的左前方，穿着大襟无领衣，系着绑腿，说话声音细细的。梅花放下背上的大捆柴，招呼道：“爸，这些柴明天够烧吧？”

梅花爸头包长青帕，神态憨厚老实，额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把饲料倒进猪栏，转头看看柴捆：“差不多！”

梅花是侗族，家住河边，依山傍水。木楼下除了安放石礁，木具和杂物，十几只猪，鸡，兔子等畜牲也喂养在这里。

六岁的杏花是梅花的小妹。她噔噔地从楼上跑下来，从畜栏内抓住了一只兔子，要给兔子剪毛，可是兔子不停地躲闪。

她抬头着急地喊：“二姐，小兔子不听话！”

梅花上前，顺手从屋角捡起一根绳子，抓起兔子用绳子把它的脚捆住。她抬头吩咐：“杏花，给爸冲茶。”

“喂。”杏花应着上楼。

梅花麻利地替被捆的兔子剪毛。

梅花爸忧愁地叹气：“兰花，梅兰，杏花，名字叫起来倒顺口。唉！早知道不要杏花了。你妈命短去得早，连个帮我的人都没有。”

“爸，杏花听了这话，会哭的。”梅花小声劝。

“要是连你也不要，家里又能少一双筷子。”梅花爸忧闷道。

梅花哀怨地垂下头。

梅花爸也感觉到言辞不妥，没再说什么，只是歉疚地看了女儿一眼，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梅花把剪下的兔毛收好，立身道：“爸，您累了一天了，歇会儿。我回屋做饭去，弟弟快放学了。”

“爸。”跨进门的是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兰花。

“进屋吧。”家长简单地说。

进了屋，兰花径直走到灶台前帮梅花做饭，沉重的风箱吹旺了灶火，灶火映照着姐妹二人稚嫩而又憔悴的脸庞。

兰花空出手来从随身带的小布包内掏出两块芝麻糖，扯了皮，分别塞进杏花和梅花的嘴里。她问两个妹妹：“好吃吗？”

杏花眯着眼睛笑，连连点头：“真好吃。大姐，这是什么糖？”

“芝麻糖。”兰花转对梅花，小声解释道，“你姐夫上个月去镇上带回来的，我一直留着。”

杏花三口两口地吞下芝麻糖，噎得直翻白眼，然后伸出空空的舌头说：“二姐，我的吃完了，你的吃完了吗？”

梅花看了看馋巴巴的杏花，不由心软，吐出口中的芝麻糖塞进了妹妹的嘴里。她好奇地问：“姐，嫁人好吗？”

“下地干活，回家做饭，织布生娃。”兰花舒口气，自慰道，“寨里的女孩哪个不是这么过的？”

梅花抬头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但她垂下眼睑，没有说出来，伸手压灭了灶火，转身来到厅堂。厅堂里最显眼的位置供奉着侗族人信仰的各种神像。她见爸爸正在神像前点燃香火，合目祈祷，口中念念有词。

“放学了！”楼下传来金贵的喊声。

金贵一回来，全家开饭。

梅花爸喜爱地拍拍儿子的头，问：“今天去学校学什么了？”

“学的乘法口诀！”金贵扯着嗓子背道，“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三九二十七……”

梅花爸抿了一口米酒，皱眉夹了一条青菜塞进嘴里：“嗯，背得好！”

兰花小心地开口：“爸，吃完饭我就回去了，家里还有一堆的活儿。”

“嗯，结了婚就是人家的人，好好过日子。”梅花爸夹了两块白肉放进儿子碗里，催促道，“金贵，吃！十岁，正是长力气长脑子的时候，吃肉！”

金贵不客气地把白肉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咂嘴：“爸，肉好吃！”

“给！再吃！多吃！”梅花爸又夹上一块。

三个女儿默不做声，小心翼翼地往嘴里塞着饭粒。

梅花爸觉出不妥，便对女儿说：“你们也吃，吃。”

杏花馋得实在是忍不住了，筷子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伸进白肉盘中夹了一小片肉塞进嘴里。她小心地解释说：“爸，我吃一块小的。”

“爸，你吃。”梅花把最后一片肉夹进爸爸碗里。

梅花爸持起筷子又放下，习惯性地长叹了一口气。

孩子们不安地面面相觑，饭桌上的气氛顿时沉闷下来。

春香是个十二岁的苗族女孩，聪明好胜却又有一点点心眼儿。她家的木楼陈旧，内部布置也极为简陋。春香边看课本边熬药。她太入神，手差一点被沸腾的药水烫伤了。

干瘦的春香爸无力地瘫痪在床。

“爸，喝药了。”春香端药进屋。

春香爸推开药碗，随后吩咐女儿：“不用管我了，快去地里帮帮你妈。”

“爸，妈不在家，你是不是怕喝了药，会尿窝子呀？”春香看出了爸爸的心思。

爸爸看着聪明的女儿不由得叹气：“唉！我瘫在床上，不能动，真是苦了你们娘俩儿了，不如早早咽了这口气。”

“又说泄气话。”春香嗔怪，转而拿出一个用破布缝制的口袋，口袋里面装的是麦秸。如果让爸爸把麦秸袋放在身子下面，就是尿湿了也不怕，回来换一下就行了。

春香妈是一个朴实善良又能干的苗家妇女，过度的操劳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几岁。

吃力地干着农活，忽然间呼吸变得急促，一时间感到天旋地转，随后一下子栽倒在地。

“啊！”赶来的春香急忙丢下锄头冲过来，扬手大声呼叫，“不好啦！有人昏倒了！快来人哪！”

春香妈奄奄一息，怎么办？送医院？可这里离乡里最近的卫生院也有二十几公里，赶等送过去人还不断气了？赶来的乡民们干着急，连平时最有威望最有主意的代爷爷也是一筹莫展。

“妈！妈！我是春香，你睁开眼睛啊！”春香急切地摇晃妈妈，又求助于众人，“快救救我妈妈，救救她！”

潘校长背着一捆新课本从河边走过。他五短身材，五十多岁，装束俭朴，为人严谨寡言，有一点文化，富有责任感和号召力。

“潘校长，您快过来看看吧，春香她，春香妈她昏过去了！”

梅花爸急得语无伦次。

“该不是有鬼附身了吧？”玉玲叔猜测说。

潘校长凑近观察了一下病人，他转问春香：“你家里中